

孙
郁
著

鲁迅 遗风录



历史从哪里断裂，
就该从哪里接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孙郁
——著

鲁迅 遗风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遗风录 / 孙郁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80-2

I. ①鲁… II. ①孙… III. ①鲁迅(1881-1936) — 人物评论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1184号

书 名 鲁迅遗风录

著 者 孙 郁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80-2

定 价 5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改变，从阅读开始



漢唐陽之 · HTYG

谨以此书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

目录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	001
余音所在·····	029
国难声中忆鲁迅·····	051
许寿裳遗墨·····	061
澄明的朗照·····	069
批评的良知·····	083
曹聚仁的眼光·····	097
面对鲁迅的老舍·····	105
聂绀弩的“鲁迅体”·····	113
诗人冯雪峰·····	125
台静农的寂寞·····	137
文章家唐弢·····	145

“多”通于“一”.....	159
废名的转向.....	169
背叛的选择.....	179
孙犁的鲁迅遗风.....	185
抵抗者的自语.....	205
丸山升先生.....	213
关于木山英雄.....	223
伊藤虎丸.....	231
仙台鲁迅之追忆.....	239
韩国的鲁迅风.....	245
在《鲁迅全集》的背后.....	251

鲁迅还是胡适·····	257
鲁迅画像的种类·····	265
难以言说的鲁迅·····	273
晚年周扬·····	281
夏衍之问·····	289
在鲁迅的遗风里·····	301
[附] 莫言孙郁对话录·····	311
后记·····	355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

1

怀疑论者曾说，文字对历史的记载，总不及历史的遗物能说明问题。考古学兴，就让史家的一些叙述大打折扣，那里有文字说不清楚的另外的真实。但生命的留存，一般也不得不靠文字来完成，几千年的文明，就是以这样的载体传递的。而有时候人们也想，那些陈述都可靠么？也许有着盲区也未可知。民国初期的文人就发出疑古的声音，对野史与乡邦文献的关注，不能不感到其用心良苦，那也许是对正史不信任的缘故。于是人们感到，时光若是可以倒流，前人对昨日的一些描述，大多该放到角落里了。

人物的历史面貌，尤其难以还原。我常常想起鲁迅的样子，对比一下民国文人的感觉和我们今人的视觉，就很是不同。先前鲁迅的面孔颇有人气，不像后来那么严肃的样子。陈丹青说鲁迅的样子好看和好玩，是有眼力的夫子自道。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大概是他死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这个感觉使我对鲁迅最初的传播抱有好奇心，看过许多民国文人议论鲁迅的片段，总是与我们今天有别的。一旦接触到那些材料，这个看法就强烈起来。

待到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才隐隐地觉出，我们今人对鲁迅的描述出现了话语的暴力，给他强加了许多的符号。鲁迅最初是在民间被广泛叙述的，在批评家还没有关注他的文本的时候，文人的私下通信已经有了关于其形象的塑造。我一直觉得这个最初被关注的鲁迅，是被学术史遗漏的领域。比如北大学生的日记和短文，涉及到鲁迅的均很有意思。那些话语，都是直觉的显示，不是宏论，亦非党派之见，其情感的纯度，在后来的学术论著里，却都被蒸发掉了。

坦率说，对鲁迅的言说最初是自发的事情，没有先验的理论预设。是作者的文本深深刺激了读者，于是各类反应纷至沓来。注意民间对他最初的反应，可以看出世态人心，文人的存在如何刺激了周围的人群，那些民众怎样理解和走进其文本里，都是有趣的。

大致说来，最先被刺激的乃是青年读者。那些喜欢鲁迅文本者，惊奇的感叹为多。比如顾随1925年11月20日致友人信说：

鲁迅新出版其六年以来之杂感集，名曰《热风》。弟已购得一本，极佳。兄可令季弟购寄一本也。^[1]

1927年11月22日致友人信又说：

季弟能写东西，大好！佳与不佳，自是另一问题，契霍甫（按，契诃夫）有云：人，谁也不是托尔斯泰呀！若在中国，则又当云：人才一作文，谁也不能立刻成为鲁迅先生也！^[2]

同年8月顾随的日记，谈鲁迅的地方很多，既有对鲁迅译文的心得，也有思想的感悟，沿着鲁迅的思路谈论的问题很多。一些意象也化为了己句。15日的日记说：

上午又不知干了一些什么。不过“复辟”的空气日益浓厚了。

我正如阿Q不着夹袄而回到土谷祠，觉得有些“古怪”。也并不牢骚，也并不感伤。只觉得略略有些“古怪”。^[3]

关于顾随，张中行、史树青、叶嘉莹曾有很感人的描述。他博学、敏感，有智者的慧眼。其诗文颇佳，文章的鉴赏力与王国维比亦不逊色，甚至还有超出王氏的地方。他后来写过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几乎篇篇都好，对鲁迅的印象都是本色的。后来的学者言及类似的话题时，似乎没有那样的语境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20世纪20年代，私下议论鲁迅是读书界的常见情况。北大的学生不用说了，在一般社会层面，议论者殊多，不是研究的话语，都是些观点、印象。白薇在回忆中说：

当民国十五年，中国募起革命的洪涛，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极为矫健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广州，郁达夫先生对我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4]

白薇的话，有几成的真，大学生看到了鲁迅艺术的魅力，女青年则觉得他是个很美的男子汉。国内的文学青年在生命的直觉里的感觉，真的鲜活得很好。在私人阅读里，鲁迅的形象是超越政治的。我们不妨把他叫做原始的感受，这是鲁迅在民间流行的开始。

鲁迅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文字的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认识论层面的东西多为读书人所接受，而审美方面的惊异、深切，也是让青年读者所喜爱的。漂泊在各地的一些青年的文字，记录了许多鲁迅的印象。在学院派文人还没有论述鲁迅之前，民间读者心里的鲁迅，已经很有色彩了。

关于鲁迅最初给人的印象，差不多都是那些听课的学生留下来的。那些回忆都有声有色，不像20世纪50年代后的回忆录那么道学化。鲁彦

回忆在北大旁听鲁迅课时这样写道：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不常修理的粗长的头发下露出方正的前额和长厚的耳朵，两条粗浓方长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向下垂着，并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给两边深刻的皱纹映衬着这才显出了一点高大的模样，浓密的上唇上的短须掩着他的阔的上唇——这种看起来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扬，也不贬损。

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5]

上述的回忆是在1936年，保留了真的气息。我们从这些只鳞片爪里，可以嗅出场景里的氛围。这是最原始的鲁迅塑像，颜料也是普通的，没有经过过滤。鲁彦的文章是感受的成份居多，稍早一点的北大学生的文字，也提到过类似的感受。

从这样的感性资料出发，我们或许能够看出鲁迅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文字留给人的印记。那些词语里有先生纯真的信息呢。在诸多关于鲁迅的描述文字里，我们能看出他怎样的真挚，怎样的多疑，又怎样的刻苦。印象是深夜里的篝火，照着周围的惨淡。那么多青年围聚过去，人们环绕着，依偎着。那个光源里疏散的热力，让无聊的夜的世界有了几许暖人的温度。

私下议论别人，和写在文章里的态度不同。有时未必可以放到学术思想里来思考。但那些文字对文学史的价值而言，也不少的。民国初期人们对鲁迅的印象多样，看法有别。即便与他很近的朋友，观点也并不一致。许多人在信件和私下谈话里，描述了不同的鲁迅形象，都颇有参考价值。

带有匪气的陈独秀，很少夸奖同时代的人，他在致周作人的信涉及到这位老友：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6]

另一封信也谈及鲁迅的小说，他写道：

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来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就可《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7]

这可以看出鲁迅的劳作给人的深深的印记。陈独秀眼里可敬之人不多，能如此佩服鲁迅，也看出他的真诚。那时候他和许多人争论过，独不涉及鲁迅的言论，或者是因小说者流过于感性，或者实在没有冲突的地方。鲁迅的内心感受，陈独秀何尝没有？而令陈氏惊异的是，小说在这位同人的笔下，竟如此斑斓多姿，将智性的天空展示得那么辽阔。

和陈独秀不同的是，钱玄同眼里的鲁迅，有一点怪癖。这既能让人亲近，又易疏远。他和鲁迅疏远的原因，与周作人有关。那也是鲁迅离开北京后的事情。据说他私下说过鲁迅的一些坏话，或是玩笑，或是误

解，而鲁迅是含有不满的。不过，钱玄同对鲁迅的文章颇为赞扬，总体是肯定其成绩的。这里也可看见鲁迅的复杂性。比如说鲁迅多疑，迁怒于人，也并非不对。但鲁迅的敏感多疑背后的幽默和创造性写作，不能不令钱玄同佩服。他概括鲁迅的特点是：

至于我对于豫才的批评，却也有可说的：（1）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沈》，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的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2）日前启明对我说，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总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实是豫才辑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即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阉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这三点，我认为是他的长处。但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以上所说，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实，我与他的关系，我个人对他的批评。^[8]

钱玄同与鲁迅的远近之感，是有代表性的，也最为符合他的性格。他平时看人，很有些偏执，但言及鲁迅，则有一说一，绝不附会什么。远远地看他人，倘没有利害冲突的话，是有一种美的。但卷入与鲁迅相关的矛盾漩涡，持论要公平就不那么容易。其实，钱玄同对鲁迅的思想有隔膜的地方，一些文章并未读过，彼此交流受限，形象自然也就模糊了。

鲁迅喜抨击旧物，与人多有冲突。他性格里的关心他人的激越之情，书斋之人未必清楚，受到误解和批评是自然的。那些私下描绘鲁迅的人，自然带有色彩。女师大风潮中，他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被陈源所诬。鲁迅与其笔战不休，以为其有绅士阶级的架子，实乃背叛知识阶级的立场。陈源受到抨击，颇为不满，他眼里的鲁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给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着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9]

陈源的不喜欢鲁迅，和那文字的犀利及非绅士化的文章有关。他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的罪状，都是气话，不能看到作者的深意。陈氏自己是绅士，喜欢站在主子的角度对百姓发话，立场和语气与鲁迅甚远。他那么讽刺鲁迅，都没有什么高明处。鲁迅反驳他的文章，却峰回路转，幽默与反讽都有，乃至陈氏在文学史里一直背着沉重的骂名。其实那时候的文人对陈源的观点亦有不满者。以为太私人化，没有看到鲁迅文章的审美意象的象征性特征。废名对陈源的观点，就大不以为然。他能从文化趣味的层面理解那场争论。在致陈源的信里说：

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平常总把个性两个字用在好的作家身上，其实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多说话，我相信我都可以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属于先生那一派的文字，虽然作者我多不熟识，我敢说我也认识他们。孔子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实在是不错的，不过条件还不要孔先生的那么多，只要观其所言就够。我简单画一个圈子，可以概括时下一切文章的特点，那就是“生活之实感”五个大字。在这圈子之内者，不过三数人，鲁迅先生是其一也。他的文章，先生说“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一时快意的话，令我很伤心！然而也难怪，并不完全因为他爱骂人，骂的又是先生，先生们的文章，我固早已觉得是我所谓圈子之外者也。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够表现他自己，是他“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刀笔吏”云乎哉！因为我同情于他的苦闷，他拿先生来做骂的对象，有时我竟忘了先生也是我所熟识的人了。如果要我记出他不得体的地方，那还在证据确凿，如汉人四书注疏之类，因为这实在无害于先生之研究西洋文学也。^[10]

废名当时不是鲁迅党的成员，后来和鲁迅甚至有隙。不过他的眼光有历史的意味，就把个性化的写作以哲学的眼光看待了。从陈源、废名对鲁迅看法的差异，看得出原本的社会舆论环境。那时候鲁迅没有被圣化，人人可以谈之，不需要伪饰。传统士绅的态度与新文人间的冲突，在此有趣地展开着。

原始的感受几乎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连党派的意味也看不到。他们顶多把鲁迅看成绍兴帮的一分子。在这样的语境里看作家与环境的关系，与后来意识形态的语境颇有差异。理解鲁迅，不能不回到这样的语境里去。他的日常性和本色调，是理解其文本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有时想，了解鲁迅在民间的状态，是要阅读许多人与其私人交往的资料的。这大概更能够看出周围人与其复杂的关系。他最初吸引的都是青年。那些人读了鲁迅的文章，也欣赏其为人的态度，对其亲昵的感受是浓烈的。鲁迅博物馆藏有上百封朋友的来信，提供了诸多信息。1923年，孙福熙在巴黎给鲁迅寄来明信片，那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名信片后背有这样一句话：“登铁塔之巅，遥望中国，怀念先生，特寄此纪念。”^[11]孙福熙是孙伏园的弟弟，受鲁迅恩泽不浅。鲁迅和青年的关系比较随便，没有架子。陆晶清1926年7月给鲁迅的名信片有这样一句话：“我离开了北京，在你可减少一个淘气的学生，对吗？”^[12]短短几行，感情的浓度可见一二。青年跟鲁迅的谈话，没有拘束，天然可爱的地方历历在目。

还有的青年，对鲁迅颇为心仪，但对其选择不甚理解。去信时没有尊卑之感，一吐为快。比如1928年1月31日，一个名叫陈绍宋的学生写信云：

从前你捧“独清先生”“仿吾先生”，不料现在他们在《文化批判》上骂你了。我以为你这一年来的工作太不切实了。比方你滥译日本人的著作或标点传奇，这些都是不忠实的工作。我荐你还是多创作，把昔日的勇气拿出来。他们骂你，你不必睬他们，因为他们想拉你的稿子去点缀门面，而你不愿意投稿，所以便翻脸了。我今天听见成仿吾说，下期还要大骂你呢！所以我写此片来通知你一声，以表我敬慕之微意焉耳。^[13]

这里都是尊敬的语境，那个时代的文人场景也飘然而至。青年与鲁迅的信件，都没有拘谨的地方，显得随便得很。读者心目中的作家并非